三國志

二



明帝紀第三　　魏書　　國志三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爲齊公三年爲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爲嗣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養帝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爲嗣故久不拜太子　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爲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衆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癸未追謚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蕤爲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敢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辛巳立皇子冏爲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

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别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淸河王冏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爲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眞爲大將軍司徒華歆爲太尉司空王朗爲司徒鎭軍大將軍陳羣爲司空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爲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之二月辛未帝耕于藉田辛巳立文昭皇

后寢廟於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營宗廟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東郊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毛嘉爲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三輔決錄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注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破盡衆奴皆慚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入蜀其

處蜀事迹在劉封傳　魏略曰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
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　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
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
卿相之器也王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
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
鵠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發興之符效知
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
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
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
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
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
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風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
以是弛罔闊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
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若卿
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
東達既至譙進見閑雅才辯過人衆莫不屬目又王近
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爲劉備刺客
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
之任時衆臣或以爲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聞
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達既爲文帝

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桓尚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場心不自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荅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干寶晉紀曰達初入新城登白馬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魏略曰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內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蜀大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魏書曰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既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而不知退今因此時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馬步騎五萬拒亮遣大將軍曹眞都督關右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

平丁未行幸長安魏略載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外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為亮仇敵而亮反裘負薪裏盡毛殫刖趾適屨刻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置亮畫外未以為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智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銳踊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不欲使十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同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吏士民諸為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聽束手

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魏略曰是時譌言云帝已崩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下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赦繫

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論討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乙酉立皇子穆爲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薨冬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眞遣將軍費曜等拒之魏略曰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爲人雄壯少入軍爲部曲督數有戰功爲雜號將軍遂鎭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

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所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付城中以土丸塡壍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足爲城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使人爲將灼如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耳死復何在邪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亾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

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日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姓命也毋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廟臣松之按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毀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

年始定七廟之制　孫盛曰事亡猶存祭如神在迎遷神主正斯宜矣　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于廟門之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眞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爲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

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詔大司馬曹眞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臣松之按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即位壇五成陌北臘祠門戶此雖前代已行故事然爲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求之義典未詳所據乙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眞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陽陵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眞薨諸

葛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爲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爲勞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勑使護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爲軍糧乙酉皇子殷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

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鎭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彊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

行幸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于廟五月皇子殤薨追封謚安平哀王秋七月以衞尉董昭爲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衆討吴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爲龍陂賜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

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于大蒸故漢氏功臣祠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惇等配饗之戊寅北海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爲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幷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爲一何所威鎮乎促勑軌以出軍者愼勿越

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以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興人獻帝傳曰朗父名宜祿為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為銍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為之長

何嗤嗤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豈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 魏略曰朗游遨諸侯間歷武文之世而無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內官爲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數加賞賜爲起大第於京城中四方雖知朗無能爲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富均公侯 世語曰朗子秀勁厲能直言爲晉武帝博士魏略以朗與孔桂俱在佞倖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數爲將軍楊秋使詣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弈蹹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喜樂之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人多餽遺桂由此侯服玉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臨菑侯因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帝即王位未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例轉拜駙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貨賂許爲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 魚豢曰爲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

之剌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顯矣而佞倖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無德而榮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朘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賞明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等人而况下斯者乎

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為大司馬樂浪公

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 博物志曰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徙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之一二年中一鄉中輒為之儉 傅子曰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歘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

制著于令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廟追謚山陽公爲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獻帝傳曰帝變服率羣臣哭之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弔祭又使持節行大司空大司農崔林監護喪事詔曰蓋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以順天命先帝命公行漢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禮言事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放勛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今有司奏喪禮比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謚公漢孝獻皇帝使大尉具以一太牢告祠文帝廟曰叡聞夫禮也者反本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尊尊親親咸有尚焉今山陽公寢疾棄國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叡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尊我民主斯

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黃初受終命公于國行漢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明堂之義也上考遂初皇極攸建允熙克讓莫明于茲蓋子以繼志嗣訓爲孝臣以配命欽述爲忠故詩稱匪棘其猶聿追來孝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歛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靈今追謚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冊贈璽紱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鴻臚爲副將作大匠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羣吏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洪羣官之費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爲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爲魏賓於是贈冊曰嗚呼昔皇天降戾于漢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滅京都劫遷大駕于時六合雲擾姦雄熛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茲洛邑疇咨聖賢聿改乘轅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玄枵皇師肇征迄于鶉尾十有八載羣寇殲殄九域咸乂惟帝念功祚玆魏國大啓土宇爰及文皇帝齊聖廣淵仁聲旁流柔遠能邇殊俗向義乾精承祚坤靈吐曜稽極玉衡允膺歷數度于軌儀克厭帝心乃仰欽七政俯察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師錫之舉幽贊神明承天禪位祚建朕躬統承洪業蓋聞昔帝堯元愷既舉凶族未流登舜百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平外成授

位明堂退終天祿故能冠德百王表功高嶽自往迄今彌歷七代歲暨三千而大運來復庸命底績纂我民主作建皇極念重光紹咸池繼韶夏超羣后之遐蹤邈商周之藐德可謂高朗令終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漢魏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於此乎朕惟孝獻享年不永欽若顧命考之典謨恭述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諡奉成聖美以章希世同符之隆以傳億載不朽之榮魂而有靈嘉茲弘休嗚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曰禪陵置園邑葬之日帝制錫衰弁絰哭之慟適孫桂氏鄉侯康嗣立爲山陽公

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使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魏氏春秋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勒宣王及軍吏已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

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斃矣其能久乎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縣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勑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潁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韶等亦退

羣臣以爲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
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無
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録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
巳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
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宫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
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
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
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隱有聲摇動屋瓦十
二月詔有司删定大辟減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爲太尉巳

亥復置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壽光縣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陵澗西如終制顧愷之啓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魏略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過九龍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

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閶闔諸門闕外罘罳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爲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尠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負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

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紈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服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爲善詔曰是也擢臣爲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爲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爲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身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改

名九龍殿冬十月己酉中山王衮薨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酉行幸許昌宮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四在中大吉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雞象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成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

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　漢晉春秋曰氏池縣大栁谷口夜激波踊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

止往者案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
朕之至意也而郡國斃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
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穽乎
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
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
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
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
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
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衞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
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甲申有星孛

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羣薨乙未行幸許昌宮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茌音仕狸反於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改年爲孟夏四月魏書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爲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月考之羣藝厥義章矣其

改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臣松之按魏爲土行故服色尚黃行殷之時以建丑爲正故犧牲旂旗一用殷禮禮記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騵牲用騂鄭玄云夏后氏以建寅爲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爲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爲正物萌色赤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即戎今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改大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

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宮己丑大赦六月戊申京都

地震已亥以尚書令陳矯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衛臻爲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

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內附已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為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

振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繫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至晉泰始二年并圜丘方丘二至之祀於南北郊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旍陽邔邔音其巳反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巳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鄀葉

縣屬義陽郡 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

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　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　魏略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

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是者乎又誰當干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後為貝丘令清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眾討遼東

干寶晉紀曰帝問宣王度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為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守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魏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為固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

奉辭誅罪步騎數萬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爲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毌丘儉志記云時以儉爲宣王副也二月癸卯以太中大夫韓曁爲司徒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曁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蘄銍龍亢山桑洨虹洨音胡交反虹音絳十縣爲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幷五縣爲沛王國庚戌大赦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

海而墳陵崩穎童兒牧豎踐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致安樂縣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見張宿漢晉春秋曰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惡之於是大脩禳禱之術以厭焉魏書曰九月蜀陰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羌侯宕蕈營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贇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惇淮上書贇奕等分兵夾山東西圍落賊表破在旦夕帝曰兵勢惡離促詔淮勑奕諸別營非要處者還令據便地詔勑未到奕軍為惇所破贇為流矢所中死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

四萬人議臣皆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爲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壬午以司空衛臻爲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爲司空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寢疾不豫辛巳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爲大將軍甲申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爲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

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為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勑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彊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考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勑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

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

福飲人以水及以洗創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

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卧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

魏略曰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爲詔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爲帝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敎齊王令前抱宣王頸 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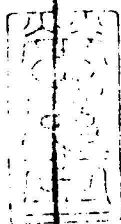
即日帝崩于

嘉福殿魏書曰殯于九龍前殿時年三十六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爲今年正月可彊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癸丑葬高平陵魏書曰帝容止可觀望之儼然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眞僞不得相貿務絶浮華譖毀之端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猒倦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衞悲夫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

焉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明帝紀卷第三　　魏書　　國志三







三少帝紀第四　　魏書　　國志四

齊王紀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甚病甚乃立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洪業煢煢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摠率百僚以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

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爲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絜白若用灰水焉　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

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然　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盡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續其毛織以為布

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禽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寵鄧禹所以優隆儁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為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

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爲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

令獄官亟平寃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東騎將軍黄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黄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廵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夏五月吴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衆拒之于寶晉紀曰吴將全琮寇

苟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破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爲縻軍不能而任之此爲覆軍今疆埸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六月辛丑退己卯以征東將軍王淩爲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
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蝕之旣秋
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眞曹休征南大將軍夏
矦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
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
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
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
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
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俾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衆征蜀夏四月

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臣松之以爲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於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己酉復秦國爲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

軍趙儼爲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
高柔爲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爲驃騎
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爲衛將軍冬十一月祫
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
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
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太傅乘輿
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毌丘儉討高句驪夏五
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
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

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爲良人既有此詔則宜遂爲永制七八年間而復貨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癃疾殘病並非可售之物而鬻之於市此皆事之難解己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脉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閒乃檛捶老小務崇脩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敕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

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柤中斬獲數千柤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脩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柤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殺之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爲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爲池舟楫爲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畋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飢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彊當今宜捐淮漢已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脩民一陵其國不足爲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爲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

徙之淮北遂餓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

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虞舜戒禹曰鄰哉鄰
哉言愼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
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
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
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
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禮
天子之宮有斲礱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
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
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園習騎
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

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矦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淩爲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矦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

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荆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為丞相固讓乃止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相增邑萬户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為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況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淩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

孫禮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爲車騎將軍冬
十月以特進孫資爲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
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
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
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
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爲司空四月甲
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爲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
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

宣王東征淩五月甲寅淩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爲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爲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爲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爲大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

于武庫屋上 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脩是歲諸葛恪帥軍更於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至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

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 漢晉春秋曰毋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為監軍統諸軍唯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勑并州并力討胡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

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秋七月恪退還**是時張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為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毋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

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
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上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
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
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
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
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投
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
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鬬死
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
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八月詔曰故中
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
維寇鈔脩郡為所執略往歲偽大將軍費禕驅
率羣衆陰圖闚𨵦道經漢壽請會衆賓脩於廣
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
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襃寵所以表揚

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脩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魏氏春秋曰脩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脩不為屈劉禪以為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為禪左右所遏事輒不克故殺禕焉　臣松之以為古之舍生取義者以有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詔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為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劉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無關於興喪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於蜀既不能抗節不辱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為時王所使而無故規規然糜身於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謂也

自帝即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勑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

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列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揚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

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爲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爲宜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　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即出允爲鎮北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追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爲領軍而建此謀　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

毀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 魏書

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羣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羣臣共為奏永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沖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嶷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褒永寧衛尉臣楨永寧太僕臣閎大長秋臣模司隸校尉潁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廙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

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顗臣酆博平
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
內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
臣觀臣嘏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
臣鈐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
生永安萬國三祖勳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纂繼洪業春秋
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日
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遊戲使與保林
女尚等為亂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
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為讌
笑於陵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使
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保林李華
劉勳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呵華勳曰諸女上左右
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勳數讒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
此恚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
妃后遊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為亂不可令皇太后聞
景不愛死為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邪太后何
與我事使人燒鐵炙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為
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
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

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禺婉帝恚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攜手共行熙曰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讇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德浸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阼宜歸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

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

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以成
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
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
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
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
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
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
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
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
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群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
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事定又
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
璽綬手授之也 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
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
以為明皇帝嗣 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
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
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東海定
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

率土有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褒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公于元城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謚曰厲公

高貴鄉公紀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郯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

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寮陪位者欣欣焉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祗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

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
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
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
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朕雖不
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
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
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
觀風俗勞士民察寃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
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

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子先還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爲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　案張璠虞溥郭頒皆晉之令史璠頒出爲官長溥鄱陽内史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爲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干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爲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壬子復特赦

淮南士民諸爲儉欽所詿誤者以鎮南將軍諸
葛誕爲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月
丁巳以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甲子吳大將孫峻等衆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
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三月
立皇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爲
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爲驃騎將軍秋
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爲衛將軍鎮東大將
軍諸葛誕爲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
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

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
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
司馬孚爲後繼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
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
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
虐乃令蜀賊陸梁邊垂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
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没命戰場寃魂不反或牽
制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爲之悼心其令所
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
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

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或沉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寓内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對曰夫天

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與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校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隷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御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顗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彊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

讒慝不德于民澆豷無親外内棄之以此有國盍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事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高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勳美闕而罔載唯有伍貟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

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

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
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
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
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
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
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
奥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為無衣
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
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

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
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
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
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
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
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
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
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
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
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

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
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説未喻
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
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
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
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
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
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
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

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汩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

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
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
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
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
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
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
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
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
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
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

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王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緒末流謬爲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喆聊記録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熅於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爲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熅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弔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嘗　傅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五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

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爲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於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沖爲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爲司空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

薨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爲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爲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逌等主者宜勑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

南將吏士民爲誕所詿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爲凶亂盪覆揚州昔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囂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己卯詔曰諸葛誕造搆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爲上將畏天知命深

鑒禍福翻然舉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加之其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舄事從豐厚臣松之以為壹畏逼歸命事無可嘉格以古義欲蓋而名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才受賞足以疇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台鼎不亦過乎於招攜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悅於殊寵坐生叛心以叛而愧辱孰甚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為者哉魏初有孟達黃權在晉有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為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降黜數等不承權輿豈不緣在始失中乎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

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
秋八月詔曰昔燕剌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
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曲
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爲誕所殺所謂無
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爲騎都尉
加以贈賜光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
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衆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
葛誕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爲京觀所
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

爲聞喜新鄉爲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袞功曹應余獨身捍袞遂免於難余顛沛隕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二年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埸多虞

死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袞當擾攘之際迸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罵追賊曰侯音狂狡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脩祭醊太祖聞之嗟嘆良久下荊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袞後為于禁司馬見魏略游説傳辛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丙寅

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

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況於人乎祥事別見呂虔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叙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録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佁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叙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 魏氏春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鴆之卒 鄭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

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爲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爲更以此驗知應爲叟也　臣松之以爲邕謂更爲叟誠爲有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

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爲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第屯騎校尉伷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　臣松之以爲習鑿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　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　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　干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

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　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宂從僕射李昭黄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雨有司奏却日遂見王經等出黄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劒奮擊衆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　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爲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

天地所覆載吾即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尚幼謂當改心爲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遥射吾宫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十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爲弑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宫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世語曰業武陵人後爲晉中護軍）尚書王經出懷中黄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

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
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顚覆爲痛耳賴宗廟之
靈沈業即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
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衞
共入兵陣閒爲前鋒所害此兒旣行悖逆不道
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
王以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
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凶逆無狀其
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文
王太尉柔司徒沖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

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爲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 臣松之以爲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旐何以爲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使使持

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
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
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
令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
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
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
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
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
懼兵刃相接即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
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

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申敕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敕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即伏罪袒

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殪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爲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擢爲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爲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陳留王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甘露三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于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

夫人爲獻穆皇后及輦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㔟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

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宜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群后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

之心二者不從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蝕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愼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皮

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
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
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庭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
又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
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
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
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至於人兵家之
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
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

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
高樓首尾蹴討若禽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
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
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
賜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
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
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沖為
太保壬子分益州為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
復除租賦之半
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為太尉鎮西將軍

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爲衆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顗爲司空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

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

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也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掎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

刧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衆人皆使
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懾相國左司馬夏侯和
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
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
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
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
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
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
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爲鄉侯琇撫爵關內侯
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爲部

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為驃騎將軍九月
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辛未詔
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勑
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為兵吳將呂興因民
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即糾合豪傑誅除
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
日南郡聞興去逆即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
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
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
霍弋上表自陳又交趾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

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爲督交阯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奬以慰邊荒乃心欵誠形於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爲下人所殺冬

十月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
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
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
類必先脩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
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
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
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
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
衰弊政刑荒闇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荊揚越
靡然向風今交阯僞將呂興巳帥三郡萬里歸

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爲臣妾豫章
廬陵山民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爲號又孫休
疾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僞將施績
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
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
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
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威
德開示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
徐紹水曹掾孫彧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僞
南陵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

紹南還以或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吴人諸所示
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盖廟勝
長筭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
都尉封都亭矦或兼給事黄門侍郎賜爵關内
矦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
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
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
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
募蜀人能内移者給廪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
福禄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䏰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脩弟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燿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纖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

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
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
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
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
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
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
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
丈餘迹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柱杖
呼民王始語太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
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

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勲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謚曰元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

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陷大禍陳留王恭己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三少帝紀第四

魏書　　國志四